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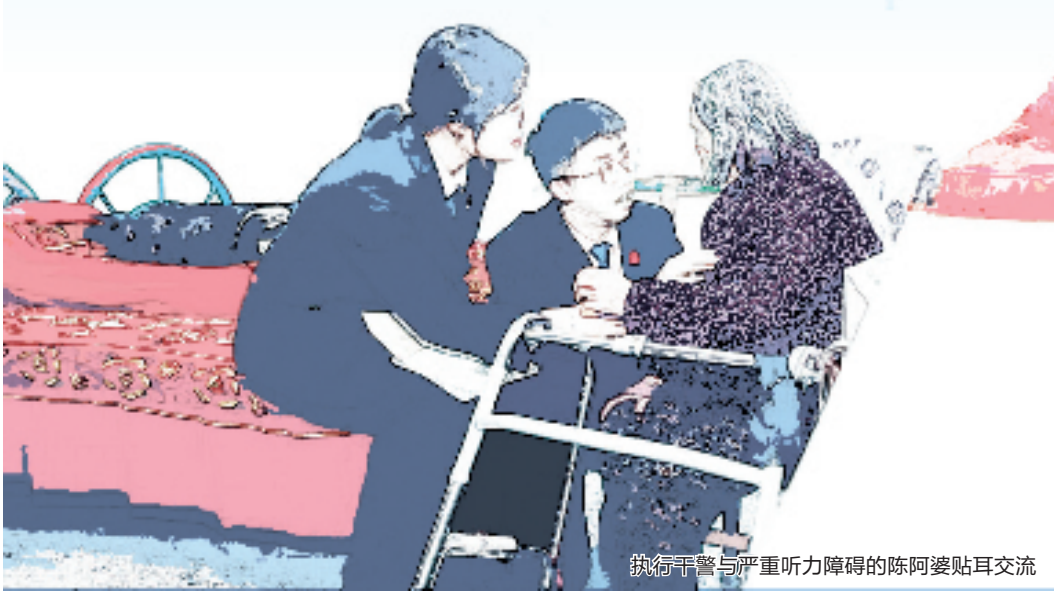
『财产都给了大哥,他不赡养,我们更不用!』

八旬残疾老太两度被儿女『抛弃』,法官暖心司法

本报记者 陈贞妃 实习生 蓝昕宇 通讯员 赵杭 姚瑞

上午十点,安吉某养老院内,阳光透过玻璃,洒进陈阿婆的房间。二女儿细心地将温水倒入一个浅粉色塑料盆中,开始为母亲洗头,指尖在母亲花白的头发间轻轻按摩。相比过去一年多来与子女们对簿公堂,如今的温馨对陈阿婆来说弥足珍贵,“现在儿子女儿都经常来养老院看我,多亏了法院和政府……”

陈阿婆已年逾八旬,老伴去世后,一直独自居住。她的两耳双目几近失明失聪,加上肌肉萎缩,生活不能完全自理。虽然有四个孩子,可一年前,她一度面临无人赡养的窘境。



执行干警与严重听力障碍的陈阿婆贴耳交流

两次被“丢”在村委、镇政府门口

住进养老院前,陈阿婆的生活起居主要由大儿子张成(化名)一家照顾。“早些年老伴去世后,她就与子女协商好,把名下自己仅有的财产毛竹山赠与大儿子。一家人说好,陈阿婆由大儿子赡养,其他子女探望即可。”安吉县人民法院执行干警王鑫涛介绍。

起初,大儿子照顾得也还行。但是2021年冬天,张成却突然用轮椅把陈阿婆推到了村委会门口,撂下一句“不想管她了”,随后转身离开,留老太太一人在寒风中发抖。

“我们把老太太送回家后,大儿子再也没管过她,其他儿女也各找理由推脱。”村干部程海周说。之后一段时间,都是陈阿婆的弟弟和村干部轮流为陈阿婆送饭。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,于是,村里多次派人去陈阿婆的子女家中,劝说他们要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。没想到态势不仅没有好转,张成反而又把陈阿婆推出去“丢掉”。这次,他把陈阿婆扔在了镇政府门口,再度表示“自己不会赡养母亲”。

考虑到陈阿婆暂时无人照料,村委会只能协调让陈阿婆先住进安吉某养老院。然而,陈阿婆没有收入来源,养老院每月1800元的护理费从何而来,又成了新的问题。为此,陈阿婆多次向儿女求助,希望他们能支付养老院的费用,但四个子女依然置之不理。

1800元每月的护理费,每人平摊下来每月500元都不到。据了解,四个子女的经济状况完全足以负担。那为什么谁都不愿意赡养呢?一家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恩怨?

“财产给了大哥,凭啥要我们养?”

2022年,陈阿婆在法律援助下,将四个子女告上了法庭。随着案件的推进,一家人背后的情感纠葛也渐渐浮出水面。

原来,近几年张成因为罹患疾病,经济条件愈发紧张,对照顾母亲一事便开始推脱起来。可基于曾经的约定,其他兄弟姐妹并不愿意“帮”老大来承担这份赡养责任。几人争执不休,这才有了前面的闹剧。

2022年8月,安吉法院做出判决,责令四子女承担起赡养责任,每人每月支付300-500元不等的赡养费。但收到判决书后,大儿子对陈阿婆依旧不管不顾,以经济条件紧张为由拒不支付。

“当时分毛竹山的时候就没有我的一份,按理说现在养老也无需找我。”二儿子说,拿了财产的大哥都不赡养,自己更没有这个义务。剩下两个嫁出

去的女儿则表示,“养老那是儿子的事情。”

总之一句话,谁都不肯出钱。执行法官通过财产查控发现,若强制执行冻结四人名下财产,现阶段的赡养费通过银行划扣是可以执行到位的。但陈阿婆年事已高,难道余生都要靠法院强制执行来维系赡养关系?

为此,法院组织了四位子女开展调解,希望他们能主动担起赡养的责任。

“法院已经考虑到老大家的经济情况,赡养费数额你是最低的。虽说毛竹山的收入也不是很高,但那是你母亲最值钱的财产,她全部给了你。”

“其他人没有分到财产心里不舒服也正常,但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的义务,这是法律规定的,不管分没分到财产,都要赡养。也不区分是儿子还是女儿。”

……

调解现场,法官苦口婆心,一边说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严重性,一边从情理上劝说。最终四人都松了口气,及时支付了一段时间的赡养费。

儿女再次停付赡养费

本以为事情已经到此结束,没想到最近,陈阿婆再次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。

“难道大家又反悔了?”王鑫涛接手这个案件时,陈阿婆的养老院费用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,“官司都打了一年多了,这样反反复复,不仅陈阿婆不得安生,接收的养老院也十分困扰。”

为了一揽子解决这事,王鑫涛联合村委,召集四位子女在养老院再次“面谈”。在陈阿婆榻前,法院干警、养老院院长、村支书及四位子女围坐一圈。几番沟通下来,王鑫涛发现,事情的症结,在于陈阿婆的赡养费存在无人监管的问题。

“一开始大家是把钱直接打到陈阿婆的银行卡上,没想到陈阿婆的弟弟私自把卡拿走,挪用了这笔钱。”王鑫涛说,子女们知道后,担心自己支付的赡养费,并未用到母亲的身上,便再次停付了赡养费,事情又陷入了“僵局”。陈阿婆住进养老院这段时间,其实子女们也都会来探望,“大家也不是说真的不想管她。之前是兄弟姐妹之间暗自‘较劲’,现在是担心自己出的钱没用到母亲身上。”

为此,她提议直接将赡养费按期打入养老院的账户,用以支付陈阿婆在院内的护理费用。四位子女当场一致表示同意,立即结清了前期拖欠费用,还预付了此后半年的护理费。

“农村里总有谁分了财产谁养老、嫁出去的女儿不用养老等观念。以前我们只会劝,具体法律规定说不上来。下次遇到这种纠纷,可以拿这个案子来‘普法’了。”村支书说道。

有机构日均清洗五六百台,有从业者月收入过万元

空调清洗火爆

家政公司“招兵买马”

《工人日报》李国

“以前都是自己清洁空调,听说里面滋生了很多细菌,对身体危害不小,所以今年就请专业人员上门清洗。”家住重庆凉风垭四方花园小区的市民张女士近日告诉记者,她打算以后每年都请专业人员上门对空调进行一次彻底清洗。

家政服务平台数据显示:自4月份以来,家政服务领域的除菌保洁清洗订单量环比大幅增长350%。进入5月后,空调清洗需求环比增长6倍,较去年同期提升1.1倍。记者采访发现,近期空调清洗业务生意火爆,有的服务机构日均清洗空调五六百台。

面对需求暴涨的空调清洗市场,一些家政公司已经提前“招兵买马”。“等到旺季再找师傅就太迟了,公司上个月就发出了招聘通知。”重庆温馨家政老板刘洪表示,眼下,新招聘的人员已经通过上门礼仪、空调运行原理及简单维修等内容培训后陆续上岗,目前已有约40名空调清洗师傅可随时调配。

连日来,记者走访多家重庆家政公司和品牌空调售后服务站点了解到,清洗一台空调价格在100元~120元,与往年持平,清洗时间约需一个小时。在重庆龙湖花园小区,正在清洗空调的王兵师傅告诉记者,清洗空调是空调保养的关键,有利于缩短降温时间和延长空调机使用寿命,专业公司都是采用高温蒸汽清洗和专业环保清洗剂清洗。

“随着夏季的到来,空调清洁市场有所升温,而且随着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,空调清洁市场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。”王兵表示,自己最多一天服务过8家客户,清洗了11台空调,平均月收入过万元。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空调清洗行业鱼龙混杂也困扰着不少居民。比如使用的清洗液不符合国家标准;抹布反复使用,而不是“一客一消毒”,导致细菌在不同家庭二次传播;拆解空调时,没有必要的粉尘防护,导致灰尘在空气中扩散……

据了解,目前即使是专业空调清洗企业,其服务人员的技能培训也仅局限于企业内部培训,全行业缺乏一个通用评价体系。为此,从今年起,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将联合职业技能培训机构,建立一套行业内的技能培训和评价办法,对行业内一线空调清洗工进行相应等级的技能培训。

入驻58到家平台的姚师傅介绍,平台提供的智慧家政管理系统将服务评分体系与智能派单挂钩,平均接单距离缩短了60%,接单量也提高了45%。“自从有了智能派单系统,不用为接单发愁,同时,由于每次服务均需消费者评分,也倒逼自己提升技能,提高服务质量,令客户更加满意。”姚师傅说。

